

曹禺◎著

原

野

三

幕

剧

人民文学出版社
一九五五年
北京

中国现代名剧丛书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野/曹禺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7.9 重印
(中国现代名剧丛书)

ISBN 7-02-001852-1

I. 原… II. 曹… III. ①话剧-剧本-中国-现代②曹禺-剧本 IV. I234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0502 号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31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2

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0001—30000

定价 9.00 元

人 物

仇 虎——一个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里牧羊的白痴。

焦大星——焦阎王的儿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妇。

焦 母——大星的母亲，一个瞎子。

常 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(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)

时 间 秋 天

序 幕 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立秋后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阎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后，下午六时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时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时。

第三幕 (时间紧接第二幕)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岔路口。

——夜一时后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内洼地。

——夜二时后。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内水塘边。

——夜三时后。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内小破庙旁。

——夜四时后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铁道旁。

——破晓，六时后。

序 幕

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郁的，生命藏在里面。泥土散着香，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。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，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羽翼。巨树有庞大的躯干，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，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，它象征着严肃、险恶、反抗与幽郁，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饶密休士，羁绊在石岩上。它背后有一片野塘，淤积油绿的雨水，偶尔塘畔簌落簌落地跳来几只青蛙，相率扑通跳进水去，冒了几个气泡；一会儿，寂静的暮色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断续的蛙声，也很寂寞的样子。巨树前，横着垫高了的路基，铺着由辽远不知名的地方引来的两根铁轨。铁轨铸得像乌金，黑黑的两条，在暮霭里闪着亮，一声不响，直伸到天际。它们带来人们的痛苦、快乐和希望。有时巨龙似的列车，喧赫地叫嚣了一阵，喷着火星乱窜的黑烟，风掣电驰地飞驰过来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还带走了人们的笑和眼泪。陪伴着这对铁轨的有道旁的电线杆，一根接连一根，当野风吹来时，白磁箍上的黑线不断激出微弱的呜呜的声浪。铁轨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旧的“看守阁”，有一些野草，并且堆着些生锈的铁轨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，化成各色狰狞可怖的形状，层层低压着地面。远处天际外逐渐裂成一张血

湖似的破口，张着嘴，泼出幽暗的赭红，像噩梦，在乱峰怪石的黑云层堆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暗，渐渐升起一层灰雾，是秋暮的原野，远远望见一所孤独的老屋，里面点上了红红的灯火。

大地是沉郁的。

[开幕时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树望着天际的颜色，喘着气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边叫起来。他拾起一块石头向野塘掷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里，立时蛙也吓得不敢响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树上的“知了”又聒噪地闹起，他仰起头，厌恶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个石块朝上——遥远一声汽笛，他回转头，听见远处火车疾驰过去，愈行愈远，夹连几声隐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块，嘘出一口气，把宽大无比的皮带紧了紧，一只脚在那满沾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踝上的铁镣恫吓地响起来。他陡然又记起脚上的累赘。举起身旁一块大石在铁镣上用力擂击。巨石的重量不断地落在手上，捣了腿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紧，一次又一次捶击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额上渗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过去。他狂喊一声，把巨石掷进塘里，喉咙哽噎像塞住铅块，失望的黑脸仰朝天，两只粗大的手掌死命乱绞，想挣断足踝上的桎梏。

[远处仿佛有羊群奔踏过来，一个人“哦！哦！”地吆喝，赶它们回栏，羊们乱窜，哀伤地咩咩着，冲破四周的寂静。他怔住了，头朝转那声音的来向，惊愕地谛听。他蓦然跳起来，整个转过身来，面向观众，屏住气息瞩望。——这是一种奇异的感觉，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

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：头发像乱麻，硕大无比的怪脸，眉毛垂下来，眼烧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瘸跛，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程序。筋肉暴突，腿是两根铁柱。身上一件密结纽袢的蓝布褂，被有刺的铁丝戳些个窟窿，破烂处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围着“腰里硬”，——一种既宽且大的黑皮带，——前面有一块瓦大的铜带扣，贼亮贼亮的。他眼里闪出凶狠，狡恶，机诈与嫉恨，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

〔他提起脚跟眺望，人显明地向身边来。“哦！哦！”吆喝着，“咩！咩！”羊们拥挤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轨道跳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〔不知为什么传来一种不可解的声音，念得很兴高采烈的！“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”一句比一句有气力，随着似乎顿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响。

〔于是白傻子涨得脸通红，挎着一筐树枝，右手背着斧头，由轨道上跳跳蹦蹦地跑来。他约莫有二十岁，胖胖的圆脸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对老鼠眼睛，眨个不停。头发长得很低，几乎和他那一字眉连接一片。笑起来眼眯成一道缝。一张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见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颚便不自主地垂下来，时尔还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痴，无父无母，寄在一个远亲的篱下，为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（兴奋地跑进来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车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……（忽而机车喷黑烟）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……（忽而他翻转过来倒退，两只臂膊像一双翅膀，随着嘴里的“吐兔”，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

车在打倒轮，他拼命地向后退，口里更热闹地发出各色声响，这次“火车头”开足了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拦住了脚，扑通一声，“火车头”忽然摔倒在轨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地，树枝撒了一道，斧头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搁在眼上，大嘴里哇哇地嚎一两声，但是，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没人问，也没人疼，并没人看见。他回头望望自己背后，把痛处揉两次，立起来，仿佛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气，轻轻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“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”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于是又——)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(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两只胳膊是飞轮，眉飞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车的土道上奔过来，绕过去，自由得如一条龙)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，吐兔图吐……(更兴奋了，他撮圆了嘴，学着机车的汽笛)呜——呜——呜。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。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冷不防，他翻了一个跟头)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看！又翻了一个)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图吐，——呜——呜——(只吹了一半，远遥遥传来一声低声而隐微的机车笛，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横趴在枕木上，一只耳紧贴着铁轨，闭上眼，仿佛谛听着仙乐，脸上堆满了天真的喜悦)呵呵呵！(不自主地傻笑起来)

[从基道后面立起来仇虎，他始而惊怪，继而不以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

仇虎 喂！(轻轻踢着白傻子的头)喂！你干什么？

白傻子 (谛听从铁轨传来远方列车疾行的声音，阖目揣摩，很幸福的样子，手拍着轮转的速律，低微地)漆叉卡叉，漆

叉卡叉……(望也没有望,只不满意地伸出臂膊晃一晃)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 虎 (踹踹他的屁股)喂,你听什么?

白傻子 (不耐烦)别闹!(用手摆了摆)别闹! 你听,火车头!(指轨道)在里面! 火车! 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……(不由更满足起来,耳朵抬起来,仰着头,似乎在回味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!(快乐地忘了一切,向远处望去,一个人喃喃地)嗯——火车越走越远! 越走越远! 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……(又把耳朵贴近铁轨)

仇 虎 起来!(白傻子不听,又用脚踢他)起来!(白傻子仍不听,厉声)滚起来!(一脚把白傻子踹下土坡,自己几乎被铁镣绊个跟头)

白傻子 (在坡下,恍恍惚惚拾起斧头,一手抚摸踢痛了的屁股,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)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虎 (狞笑,点点头)嗯,我踢你!(一只脚又抬到小腿上擦痒,铁镣沉重地响着)你要怎么样?

白傻子 (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,退了一步)我……我不怎么样。

仇 虎 (狠恶地)你看得见我么?

白傻子 (疑惧地)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 虎 (走出巨树的暗荫,面向天际)你看!(指自己)你看清楚了么?

白傻子 (惊骇地注视着仇虎,死命地“啊”了一声)妈!(拖着斧头就跑)

仇 虎 (霹雳一般)站住!

[白傻子瘫在那里,口里流着涎水,眼更眨个不住。

仇 虎 (恶狠地)妈的,你跑什么?

白傻子 (解释地)我……我没有跑!

仇 虎 (指自己,愤恨地)你看我像个什么?

白傻子 (盯着他,怯弱地)像……嗯……像——(抓抓头发)反正——(想想,摇摇头)反正不像人。

仇 虎 (牙缝里喷出来)不像人?(迅雷似地)不像人?

白傻子 (吓住)不,你像,你像,像,像。

仇 虎 (狞笑起来,忽然很柔和地)我难看不难看?你看我丑不丑?

白傻子 (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点聪明,睁大眼睛)你……你不难看,不丑。(然而——)

仇 虎 (暴躁地)谁说我不丑!谁说我不丑!

白傻子 (莫明其妙)嗯,你丑!你——丑得像鬼。

仇 虎 那么,(向白傻子走去,脚下铛银作响)鬼在喊你,丑鬼在喊你。

白傻子 (颤抖地)你别来!我……我自己过去。

仇 虎 来吧!

白傻子 (疑惧地,拖着不愿动的脚步)你……你从哪儿来的。

仇 虎 (指远方)天边!

白傻子 (指着轨道)天边?从天边?你也坐火车?(慢慢地)漆叉卡叉,吐兔图吐?(向后退,一面回头,模仿火车打倒轮)

仇 虎 (明白狞笑)嗯,“漆叉卡叉,漆叉卡叉”!(也以手做势,开起火车,向白傻子走近)吐兔图吐,吐兔图吐。(进得快,退得慢,火车碰上火车,仇虎蓦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,一把拉过来)你过来吧!

白傻子 (痛楚地喊了一声,用力想挣出自己,乱嚎)哦!妈,我不跟你走,我不跟你!

仇 虎 (斜眼盯着他)好,你会“漆叉卡叉”,你看,我跟你来个

(照着白傻子胸口一拳，白傻子啊地叫了一声，仇虎慢悠悠地)吐——兔——图——吐！(凶恶地)把斧头拿给我！

白傻子 (怯弱地)这……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头递过去)

仇虎 (抢过斧头)拿过来！

白傻子 (解释地)我……我……(翻着白眼)我没有说不给你。

仇虎 (一手拿着斧头，指着脚镣)看见了么？

白傻子 (伸首，大点头)嗯，看见。

仇虎 你知道这是什么？

白傻子 (看了看，抹去唇上的鼻涕，摇着头)不，不知道。

仇虎 (指着铁镣)这是镯子——金镯子！

白傻子 (随着念)镯子——金镯子！

仇虎 对了！(指着脚)你给我把这副金镯敲下来。(又把斧头交还他)敲下来，我要把它赏给你戴！

白傻子 给我戴？这个？(摇头)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虎 (又把斧头抢到手，举起来)你要不要？

白傻子 (眨眨眼)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[仇虎蹲在轨道上，白傻子倚立土坡，仇虎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

仇虎 (猜疑地)等等！你要告诉旁人这副金镯子是我的，我就拿这斧头劈死你。

白傻子 (不明白，但是——)嗯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(又收下他的斧头)

仇虎 (坐在轨道上，双手撑在背后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体重，伸开了腿，望着白傻子)你敲吧！

白傻子 (向铁镣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)

可……可是这斧头也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 虎 (不耐烦)知道,知道!

白傻子 (有了理)那你不能拿这斧子劈死我。(跟着站起来)

仇 虎 (跳起,抢过他的斧头,抡起来)妈,这傻王八蛋,你给我弄不弄?

[野地里羊群又在哀哀地呼唤。

白傻子 (惧怯地)我……我没有说不给你弄。(又接过斧头,仇虎坐下来,白傻子蹲在旁边,开始一下两下向下敲)

[野塘里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几声。

白傻子 (忽然很怪异地看着仇虎)你怎么知道我……我的外号。

仇 虎 怎么?

白傻子 这儿的人要我干活的时候,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,总叫我傻王八蛋。(很亲切地又似乎很得意地笑起来)唏! 唏! 唏! (在背上抓抓痒又敲下去)

仇 虎 (想不到,真认不出是他)什么,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

白傻子 嗯,(结结巴巴)他们都不爱理我,都叫我傻王八蛋,可有时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狗蛋。你看,这两个名字哪个好?(得不着回答,一个人叨叨地)嗯,两个都叫,倒……倒也不错,可我想还是狗……狗蛋好,我妈活着就老叫我狗蛋。她说,你看,这孩子长得狗……狗头狗脑的,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,长……长得大。你看,我……我小名原来叫……叫……(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)叫狗蛋! 唏! 唏! 唏! (笑起来,又抹一下子鼻涕)

仇 虎 (一直看着他)狗蛋,你叫狗蛋!

白傻子 嗯,狗蛋,你……你没猜着吧! (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)

仇 虎 (忽然)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?

白傻子 (望了一会,摇头)不,不认识。(放下斧头)你……你认识我?

仇 虎 (等了一会,冷冷地)不,不认识。(忽然急躁地)快,快点敲,少说废话,使劲!

白傻子 天快黑了!我看不大清你的锄子。

仇 虎 妈的,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头给我,你给我滚。

白傻子 (站起)给你?(高举起斧头)不,不成。这斧头不是我的。这斧头是焦……焦大妈的。

仇 虎 你说什么?(也站起)

白傻子 (张口结舌)焦……焦大妈!她说,送……送晚了点,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(摸摸自己的颈脖,想起了焦大妈,有了胆子,指着仇虎的脸)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头抢……抢走,她也宰……宰了你!(索性吓他一下,仿佛快刀从头颈上斩过,他用手在自己的颈上一摸)喳——喳——喳!就这样,你怕不怕?

仇 虎 哦,是那个瞎老婆子?

白傻子 (更着重地)就……就是那个瞎老婆子,又狠又毒,厉害着呢!

仇 虎 她还没有死?

白傻子 (奇怪)没有,你见过她?

仇 虎 (沉吟)见过。(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)那焦老头子呢?

白傻子 (瞪瞪眼)焦老头子?

仇 虎 就是她丈夫,那叫阎王,阎王的。

白傻子 (恍然)哦,你说阎王啊,焦阎王啊。(不在意地)阎王早进……进了棺材了。

仇 虎 (惊愕得说不出话来)什——么?(立起)

白傻子 他死了,埋了,入了土了。

仇 虎 (狠恶地)什么? 阎王进了棺材?

白傻子 (不在心)前两年死的。

仇 虎 (阴郁地)死了! 阎王也有一天进了棺材了。

白傻子 嗯,(不知从哪里听来的)光屁股来的光屁股走,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 虎 (失望地)那么,我是白来了,白来了。

白傻子 (奇怪地)你……你找阎王干……干什么?

仇 虎 (忽然回转头,愤怒地)可他——他怎么会死? 他怎么会没有等我回来才死! 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!(顿足,铁镣相撞,疯狂地乱响)不等我!(咬紧牙)不等我! 抢了我们的地! 害了我们的家! 烧了我们的房子,你诬告我们是土匪,你送了我进衙门,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为了你我在狱里整整熬了八年。你藏在这个地方,成年地想法害我们,等到我来了,你伸伸脖子死了,你会死了!

白傻子 (莫明其妙,只好——)嗯,死了!

仇 虎 (举着拳头,压下声音)偷偷地你就死了。(激昂起来)可我怎么叫你死,叫你这么自在地死了。我告诉你,阎王,我回来了,我又回来了,阎王! 杀了我们,你们就得偿命;伤了我们,我们一定还手。挖了我的眼睛,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,害苦了我们这一大堆人,你想,你在这儿挖个洞偷偷死了,哼,你想我们会让你在棺材里安得了身! 哦,阎王,你想得太便宜了!

白傻子 (诧异)你一个念叨些什么? 你还要斧子敲你这锄子不要?

仇 虎 (想起当前的境界)哦,哦,要……要! (暴烈地)你可敲啊!

白傻子 (连忙)嗯,嗯! (啐口唾沫,举起斧子敲)

仇 虎 那么,他的儿子呢?

白傻子 谁?

仇 虎 我说阎王的儿子,焦大星呢?

白傻子 (不大清楚)焦……焦大星?

仇 虎 就是焦大。

白傻子 (恍然)他呀! 他刚娶个新媳妇,在家里抱孩子呢。

仇 虎 又娶了个媳妇。

白傻子 (龇着白牙)新媳妇长得美着呢,叫……叫金子。

仇 虎 (惊愕)金子! 金子!

白傻子 嗯,你……你认识焦大?

仇 虎 嗯,(狞笑)老朋友了,(回想)我们从小,这么大(用手比一下)就认识。

白傻子 那我替你叫他来,(指远远那一所孤独的房屋)他就住在那房子里。(向那房屋跑)

仇 虎 (厉声)回来!

白傻子 干——干什么?

仇 虎 (伸出手)把斧头给我!

白傻子 斧头?

仇 虎 我要自己敲开我这副金镯子送给焦老婆子戴。

白傻子 (又倔强起来)可这斧头是焦——焦——焦大妈的。

仇 虎 (不等他说完,走上前去,抢斧头)给我。

白傻子 (伸缩头,向后退)我! 我不。(仇虎逼过去)

仇 虎 (抢了斧头,按下白傻子的头颈,似乎要斫下去)你——你这傻王八蛋。

[轨道右外听见一个女人说话，有个男人在旁边劝慰着。

白傻子 (挣得脸通红)有——有人!

仇虎 (放下手倾听一刻，果然是)狗蛋，便宜你!

白傻子 (遇了大赦)我走了?

仇虎 (又一把抓住他)走，你跟着我来!

[仇虎拉着白傻子走向野塘左面去，白傻子狼狈地跟随着，一会儿隐隐听见斧头敲铁镣的声音。

[由轨道左面走上两个人。女人气冲冲地，一句话不肯说，眉头藏着泼野，耳上的镀金环子铿铿地乱颤。女人长得很妖冶，乌黑的头发，厚嘴唇，长长的眉毛，一对明亮亮的黑眼睛里面蓄满魅惑和强悍。脸生得丰满，黑里透出健康的褐红；身材不十分高，却也娉娉婷婷，走起路来，顾盼自得，自来一种风流。她穿着大红的裤袄，头上梳成肥圆圆的盘髻。腕上的镀金镯子骄傲地随着她走路的颤摇摆动。她的声音很低，甚至于有些哑，然而十分入耳，诱惑。

[男人(焦大星)约莫有三十岁上下，短打扮，满脸髭须，浓浓的黑眉，凹进去的眼，神情坦白，笑起来很直爽明朗。脸色黧黑，眉目间有些忧郁，额上时而颤跳着蛇似的青筋。左耳悬一只铜环，是他父亲——阎王——在神前为他求的。他的身体魁伟，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。他畏惧他的母亲，却十分爱恋自己的艳丽的妻，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。他现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个大包袱，稳稳地迈着大步。他穿一件深灰的裤褂，悬着银表链，戴一顶青毡帽，手里握着一根小树削成的木棍，随着焦花氏走来。